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謝蓮鍔

朱子語類卷三十六

論語十八

子罕篇上

子罕言利章

行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

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恪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監平聲界鏖糟的

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纔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亦是如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

子亦非不説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説著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説著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説仁之獘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著脚指頭便是仁少間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説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来僴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非不言罕言之爾利誰不要才專説便一向向利上去命不可專恃若專恃命則一向胡做去仁學者所求非不説但不常常把来口裏説

泳

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為義剛而不和惟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来東坡解易亦用此説更不成議論也時舉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説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

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為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營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為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不為不後其君而行義賀孫

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

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時舉

命有二天命之命固難說只貴賤得喪委之於命亦不可仁在學者力行利亦不是不好底物事才專說利便廢仁泳

問子罕言仁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淳

問子所罕言之命恐只是指夫人之窮通者言之今范楊尹氏皆以盡性知性為言不求之過否曰命只是窮通之命必大〇集義

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云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為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

計較計較著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_{必大}

或問龜山都一般之說似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放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做一般_㽦

正淳問尹氏子罕一章曰尹氏命字之說誤此只是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也_{必大}

麻冕禮也章

麻冕緇布冠也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八十縷四十杪也泳

純儉絲也不如用絲之省約泳

子絕四章

絕四是徹上徹下

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僩

問意如何毋得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

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可學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固只是滯不化德明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即管固執道我做得是植

意私意之發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我私意成就四者相因如循環閎祖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

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已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已自是已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已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已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已與物私為町畦他們都說人已合一

克己只是克去己私如何便說到人己為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淳〇寓同

余國秀問毋意必固我曰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

慍慍亦不能得化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又云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着信行自合著果何待安排才有心去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久矣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嶽也 時舉

意必固我亦自有先後凡起意作一事便用必期之望所期之事或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有有我之患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四德貞

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人傑

意者有我之端我則意之效先立是意要如此而為之然後有必有固而一向要每事皆已出也聖人作事初無私意或為或不為不在已意而惟理之是從又何固必有我哉力行

問意私意也我私已也看得来私已是箇病根有我則有意曰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此四事一似那元亨利貞但

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廣

吳仁父問意必固我曰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了又利利了又貞循環不已僩

吳伯英問意必固我曰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人惟有

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故事未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已過則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只是成就一箇我耳壯祖

絶四先生曰此四者亦是相因底始於有私意有私意定是有期必既期必又生固滯却結裹做箇有我出來炎

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端蒙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有意必固三者乃成一箇我如道

是我恁地做蓋固滯而不化便成一箇我橫渠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植○集注

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畧有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来不能化去者若曰絶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絶一便得何用更言絶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時舉

問意必固我有無次第曰意是私意始萌既起此意必是期要必行固是既行之後滯而不化我是縁此後

便只知有我此四者似有終始次序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此四者正與元亨利貞四者相類元者善之長貞是箇善底成就處意是造作始萌我是箇惡底成就處又問敬則無已可克若學之始則須從絶四去如何曰敬是成已之敬可知無已可克此四者須是始學亦須便要絶去之又問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曰此語尹子已辨之疑記錄有差處又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學者所宜盡心如何曰所謂

學者所宜盡心於此事而學之非謂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始盡心耳又問横渠云四者既亡則以直養而無害曰此直字説得重了觀孟子所説處説得稍直只是自反而縮後人求之太深説得忒夾細了帶○集義

問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不然尹和靖一段好意必固我是要得無未發之前衆人俱有却是要發而中節與此不相類又問若自學者而言欲絶意必固我到聖

人地位無此四者則復於未發之前復於未發之前蓋全其天理耳曰固是如此但發時豈不要全因命敬之取和靖語録来檢看又云他意亦好却說不好可學

君子之學在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何也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盡心於學所言是也喜怒哀樂自有發時有未發時各隨處做工夫如何强復之於未發尹氏語録中辨此甚詳必大

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體之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如此說着便害義理此二句不可相對說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固無可求及其既發亦有中節不中節之異發若中節者有何不可至如意必固我則斷不可有二者焉得而對語哉横渠謂意必固我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者謂夫子教人絶此四者故皆以毋字為禁止之辭或謂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者曰意必固我既亡便是天理流行鳶飛魚

躍何必更任私意也 謨

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所謂有事者如何曰

横渠亦有此說若既無此天理流出亦須省着 可學

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

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

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

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

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

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僩

張子曰意有思也未安意却是箇有為底意思為此一事故起此一意也必大

我有方也方所也猶言有限隔也端蒙

守約問橫渠說絕四之外心可存處必有事焉聖不可知也曰這句難理會舊見橫渠理窟見他裏面說有

這様大意説無是四者了便當自有箇所嚮所謂聖不可知只是道這意思難説横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燈詩甚敏到説話却如此難曉怕是關西人語言自是如此賀孫

問張子曰云云或問謂此條語意簡奥若不可曉竊以張子下數條語考之似以必有事焉為理義之精微處其意大抵謂善不可以有心為雖夷清惠和猶為偏倚未得謂之精義故謂絶四之外下頭有一不犯

手勢自然底道理方真是義孟子之言蓋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乃聖而不可知處此說於孟子本意殊不合然未審張子之說是如此否曰橫渠此說又拽退孟子數重自說得深古聖賢無此等議論若如此說將使讀者終身理會不得其流必有獘必大

橫渠之意以絕為禁止之詞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絕而勿為毋字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必是事之未来處固是事之已

過處道夫

伯豐問張子曰毋意必固我然後能範圍天地之化曰固是如此四者未除如何能範圍天地但如此說話終是稍寬耳㽦

子畏於匡章

文不在茲乎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淳

後死者夫子自謂也死字對沒字泳

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

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

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大雅

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

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

子便做著天在孔子此語亦是被匡人圍得緊後方

說出来又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

孔子自見得了當

子畏於匡一節看来夫子平日不曽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来炎

敬之問明道舎我其誰是有所受命之辭匡人其如予何是聖人自做着天裏孟子是論世之盛衰已之去就故聽之於天孔子言道之盛衰自應以已任之未審此說如何曰不消如此看明道這說話固是說未盡如孔子云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斯文看此語

也只看天如何只是要緊不在此處要緊是看聖賢所以出處大節　賀孫

問程子云夫子免於匡人之圍亦苟脫也此言何謂曰謂當時或為匡人所殺亦無十成某云夫子自言匡人其如予何程子謂知其必不能違天害已何故却復有此說曰理固如是事則不可知　必大

問吕氏曰文者前後聖之所脩道則出乎天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曰道只

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僩

太宰問於子貢章

先生曰太宰云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

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柄

問太宰初以多能為夫子之聖子貢所答方正說得聖人體段夫子聞之數語却是謙辭及有多能非所以率人之意曰固是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聖人所說

乃謙辭植

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義剛

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它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禀清明自是

與它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力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出来自别銖

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它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来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収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横渠

便是如此說以為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會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曾講得 僩

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何如曰天放縱

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它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它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寓○集注

將聖殆也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將字訓大處多詩中亦孔之將之類多訓大詩裏多叶韻所以要如此等字使若論語中只是平說泳

吾有知乎哉章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

濶這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默說了曰然

燾

林恭甫問此章曰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

所有而畧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義剛

問竭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啓一段相反不憤不啓聖人

待人自理會方啓發他空空鄙夫必着竭兩端告之

如何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

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桌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須是看他語脈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来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

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来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_寓

問伊川謂聖人之言必降而自畀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此是賢人聖人氣象不同耶抑據其地位合當如此曰聖人極其

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也必為淺近不足為孟子人皆以為迂濶把做無用使孟子亦道我底誠迂濶無用則何以起人慕心所以與他爭辨不是要人尊已直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著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閒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

得不如此又問如程子說話亦引而自高否曰不必如此又生枝節且就此本文上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爛熟方見意味快樂令人都不欲看別段始得

淳○寓錄云程子曰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不省這處形容聖賢氣象不同或據其地位合著如此耶曰地位當如此聖人極其高大人皆疑之以為非我所能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孟子於道雖已見到至處然做處畢竟不似聖人熟人不能不疑其所未至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必以為淺近而不足為孟子人皆以為迂濶把他無用了若孟子也道是我底誠迂濶無用如何使得所以與人辯與人爭亦不是要人尊已只要人知得斯道之

大庶幾使人竦動警覺夫子常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平常如此說孟子便道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便說得恁地奢遮其勢不得不如此這話從来無人會如此說非程先生見得透如何敢鑿空恁地說出來

正淳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

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端蒙

鳳鳥不至章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詞有時亦自諱不得泳

子見齊衰者章

康叔臨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

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呂刑所謂哀敬折獄正此意也蓋卿○震録疑聞同

叔臨問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欲以作字趨字說做敬不知如何曰固是敬須是看這敬心所從發處如見齊衰是敬心生於哀見瞽者是敬心生於憫震

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豈真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

齋

顔淵喟然嘆章

學者說顔子喟然嘆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顔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麽物事衆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已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賀孫

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来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 義剛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廣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教人只此兩事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

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却侃侃與下大夫言却誾誾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這則樣莫不中節今人應事此心不熟便解忘了又云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盞茶時亦

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　人傑

安卿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為外博文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裏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易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尺蠖蟲子屈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伸龍蛇於冬若不蟄

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顏子其初見得聖人之道尚未甚定所以說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及博文約禮工夫既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但到此却用力不得了只待他熟後自到那田地義剛

國秀問所以博文約禮格物致知是教顔子就事物上理會克己復禮却是顔子有諸已曰格那物致吾之知也便是會有諸已賀孫

因論博我以文曰固是要就書册上理會然書册上所載者是許多書册載不盡底又是多少都要理會僩

正淳問顔淵喟然嘆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説箇甚麼再問乃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沒捉摸處是他顔子見得恁地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

已到顏子未到處當○以下總論

顏淵喟然嘆處是顏子見得未定只見得一箇大物事後奈不何節

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義剛

或問顏子鑽仰曰顏子鑽仰前後只得摸索不着意思

及至盡力以求之則有所謂卓然矣見聖人氣象大槩如此然到此時工夫細密從前篤學力行底麗工夫全無所用蓋當此時只有些子未安樂但須涵養將去自然到聖人地位也力行

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閎祖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猶見得未定及所立卓爾則已

見得定但未到爾只是天理自然底不待安排所以着力不得時蓋為安排着便不自然便與他底不相似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佐

或問瞻前忽後章曰此是顔子當初尋討不着時節瞻之却似在前及到着力趕上又却在後及鑽得一重了又却有一重及仰之又却煞高及至上得一層了又有一層到夫子教人者又却循循善誘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博之以文是事事物物皆窮究約之

以禮是使之復禮却只如此教我循循然去下工夫久而後見道體卓爾立在這裏此已見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又末由也已此是顔子未達一間時此是顔子説已當初捉摸不着時事祖道問顔子此説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顔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

祖道

周元興問顔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顔子初見

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絕着力不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禀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着力爾

銖

問顔子瞻忽事為其見得如此所以欲罷不能曰只為夫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所以欲罷不能問瞻忽前後是初見時事仰高鑽堅乃其所用力處曰只是初見得些小未能無礙奈何他不得夫子又只告以博文約禮顔子便服膺拳拳弗失緊要是博文約禮問顔子後来用力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何故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曰到此亦無所用力只是博文約禮積久自然見得 德明

問顏子喟然嘆處莫正是未達一間之意夫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稱其三月不違仁所謂違仁莫是有纖毫私欲發見否曰易傳中說得好云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瞻前忽後是顏子見聖人不可及無捉摸處如有所立卓爾却是真箇見得分明又曰顏子纔有不順意處有要着力處便是過人傑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

末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人傑

問顏淵喟然嘆章曰仰鑽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處又是一箇關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欲罷不能非止是約禮一節博文一節處亦是欲罷不能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自著力不得著力得

處顏子自着力了博文約禮是著力得處也又曰顏子為是先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了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箇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植

問瞻之在前四句曰此段有兩重關此處顏子非是都不曾見得顏子已是到這裏了比他人都不曾到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也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為這都是文那

行處方是約禮也 夔孫

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顔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者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郎當了 夔孫

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住如喟然嘆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像籠罩 燾

問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説夫子之道高明如此或是似有一物卓然可見之意否曰亦須有箇模樣問此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之地顔子鑽仰瞻忽既竭其才嘆不能到曰顔子鑽仰瞻忽初是捉摸不着夫子不就此啓發顔子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顔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

到這裏只有箇生熟了顔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德明

問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處顔子必思而後得勉而後中所以未至其地曰顔子竭才便過之問如何過曰才是思勉便過不思勉又不及顔子勉而後中便有些小不肯底意心知其不可故勉强擺回此等意義懸空逆料不得須是親到那地位方自知問集注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作無方體

曰大槩亦是如此德明

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觸處從容只於喟然之嘆見得他煞苦切處揚子云顏苦孔之卓恐也是如此到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進這一步不得便覺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着力只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賀孫○恪録云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到此似覺有苦心極力之象只緣他工夫到後視聖人地位卓然只在目前只這一步峻絕直是難進故其一時勇猛奮發不得不如此觀揚子雲言顏苦孔之卓似乎下得箇苦字亦甚親切但顏子只這一時勇猛

如此此卻不見廹切到末由也已亦只得放下曰看他別自有一箇道理然兹若也兹其所以為樂也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得所以著力不得縁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賢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說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學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泳○集注

問程子曰到此地位至著力不得何謂也曰未到這處須是用力到這處自要用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用力得只熟了自然恁地去横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〇淳〇寓録同〇洽録云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且如熟還可着力否

問顔淵喟然嘆一段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説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著要如此學不得要如

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其初恁地難到循循善誘方略有箇近傍處吳氏以為卓爾亦不出乎日用行事之間問如何見得曰是他見得恁地定見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除是顔子方見得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未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許多麄氣力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這處

也只是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在聖人便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這處如何大段著力得才著力又成思勉去也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明道謂賢毋謂我不用力我更著力淳錄云明道謂賢看顆如此顆熱用工夫人見明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着力處但細膩了人見不得寓

正淳問集注顏子喟然而嘆一章不用程子而用張子之說曰此章經文自有次第若不如張子說須移如

有所立卓爾向前始得 必大

蜚卿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為知要或以為約束如何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汎言人能博文而又能約禮可以弗畔夫道而顔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已復禮極分曉而程子却作兩樣說便是某有時曉他老先生說話不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

盖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盖博而詳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道夫曰漢書要求字讀如約束曰然頃之復曰知崇禮卑聖人這四字如何說到那地位道夫曰知崇便是博禮卑便是約否曰博然後崇卑然後約物理窮盡卓然於事物之表眼前都攔自家不住如此則所謂崇戒謹恐懼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著力如此則是卑問卑法地曰只是極其卑爾又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

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道夫

○集義

問橫渠說顔子三段却似說顔子未到中處曰可知是未到從容中道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橫渠指此做未能及中蓋到這裏又著力不得才緊著便過了稍自放慢便遠了到此不爭分毫間只是做得到了却只涵養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便是未到不思而得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便是未到不勉而中

處當

問橫渠說顔子發嘆處曰高明不可窮是說仰之彌高博厚不可極是說鑚之彌堅中道不可識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至其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方見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是則於聖人中道所爭不多才着力些便過才放慢些便不及直是不容着力人傑

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纔着意

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纔著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着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横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顔子之嘆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著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

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来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顔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又曰顔子工夫到此已是

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　僩

伯豐問顏子求龍德正中而未見是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聖人從容中道地位否曰然又問極其大而後中可求如何曰此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正如程子室中廳中國中之說不極其大則不得其中也又問止其中而後大可有如何曰在中間便盡得四邊若偏向這一邊即照管那一邊不得張子

此語甚好若云未見其止却使得不是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所止之止（僩）

子疾病章

問久矣哉由之行詐是不特指那一事言也曰是指從來而言問人茍知未至意未誠則此等意慮時復發露而不自覺曰然（廣）

問由之行詐如何曰見子路要尊聖人恥於無臣而為之一時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而

子路尋常亦是有不明處知死孔悝之難是致死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饒本作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故不以出公為非〇僩

問子路使門人為臣一章曰世間有一種事分明是不好人也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此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為欺天但子路見不透却把做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是了燾

子貢曰有美玉章

子貢只是如此說問若曰此物色是只藏之惟復將出用之耳亦未可議其言之是非也必大

子欲居九夷章

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或問九夷前輩或以箕子為證謂朝鮮之類是否曰此亦未見得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魯有淮夷周有伊雒之戎是也又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嘆非戲言也因言後世只

管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用不得每國有世臣把住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三桓齊有田氏晉有六卿比比皆然如何容聖人插手雉

出則事公卿章

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此等處聖人必有為而言燾

問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曰語有兩處如此說皆不可曉尋常有三般說話一以為上數事我皆無有一說謂此數事外我皆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

安某今闕之（去偽○集注今有定說）

正淳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燕而不亂為不為酒困如何曰此說本畢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畢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畢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為酒困為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必大）

子在川上章

問逝者如斯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說植

或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曰古說是見川流因歎大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去偽

問注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

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為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行不得二是役於欲後行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曰固是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廣士毅録云此只要常常相續不間斷了○集注

或問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此道體之本然也如何曰程子言之矣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云云皆與道為體與道為體此句極好某常記得舊作觀瀾記兩句云觀湍流之不息悟有本之無窮人傑○祖道錄別出

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

謹獨便有欲来參入裏面便間斷了也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来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来儒者於此全無相着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祖道曰只為佛老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輸與他曰彼所謂心

上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儒者多公此說却是（祖道）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為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来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来較濶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寔這許多物事湊合来便都

是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僩

公晦問子在川上注體字是體用之體否曰只是這箇體道之體只是道之骨子節

問如何是與道為體曰與那道為形體這體字却粗只是形體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僩

問注云此道體也下面云是皆與道為體與字其義如何曰此等處要緊與道為體是與那道為體道不可

見因從那上流出来若無許多物事又如何見得道便是許多物事與那道為體水之流而不息最易見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見得道體之自然此等處閑時好玩味炎

與道為體此四字甚精盖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也學蒙

先生舉程子與道為體之語示過言道無形體可見只看日往月来寒往暑来水流不息物生不窮顯顯者

乃是與道為體 過

問伊川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至皆與道為體如何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劉用之曰如炭與火相似曰也略是如此 義剛

徐問程子曰日往則月來至皆與道為體何謂也曰日

月寒暑等不是道寓録云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云是道然無這道便也無這箇了惟有這道方始有這箇既有這箇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這箇是與道做骨子問張思叔說此便是無窮伊川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固是無窮然須看因甚恁地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若說天只是高地只是厚便也無說了須看所以如此者是如何淳○寓同

周元興問與道為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為

體又問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又問太極是體二五是用曰此是無體之體叔重曰如其體則謂之易否曰然又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做王道不成又曰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節

伊川說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這箇體

字似那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上面方看見如歷家說二十八宿為天之體天高遠又更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經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曲禮便是與仁為體

高

至之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思否曰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楊曰學者當體之以自強不息曰只是要得莫間斷程子謂此天德也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相關只少有不謹便斷了寓

又曰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滔滔地流去問程子謂自漢以来儒者皆不識此義曰是不曾識得佛氏却略曾窺得上面些箇影子儒用

問注中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先生云只是無些子私意

子在川上一段注此道體之本然也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才不省察便間斷此所以其要只在謹獨人多於獨處間斷泳

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

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来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来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櫱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夔孫

因說子在川上章問明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也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般但明道說得寬夔孫

問見大水必觀焉是何意曰只川上之歎恐是夫子本語孟荀之言或是傳聞之訛必大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章

至之問好德如好色此即大學如好好色之意要得誠如此然集注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何也曰書

不是恁地讀除了靈公事便有何發明存靈公事在那上便有何相礙此皆没緊要聖人當初只是恁地嘆未見好德如那好色者自家當虚心去看又要反求思量自已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方有益若只管去校量他與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教住便住教去便去今却如與做師友一般只去與他校如何得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

過去尾重則首輕這一頭低那一頭昂大學只將兩句平頭說去說得尤力如何要合兩處意來做一說得淳○蜀録作林一之問文少異

叔重問何謂拈搖曰如翱翔節

語之而不惰章

讀語之而不惰曰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時舉

陳仲亨問語之而不惰於甚處見得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義剛

問如何是不惰處曰顔子聽得夫子説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雉

問語之不惰曰看来不惰只是不説没要緊底話蓋是那時也没心性説得没緊要底話了燾

子謂顔淵章

問未見其止曰如横渠之説以為止是止於中亦説得但死而不活蓋是顔子未到那處未到那成就結果處蓋顔子一箇規模許多大若到那収因結果必有

大段可觀者也 𦑊

苗而不秀章

徐問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何所喻曰皆是勉人進學如此這箇道理難當只管恁地勉強去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大槩只說物有生而不到長養處有長養而不到成就處 淳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

後生可畏章

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

朱子語類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謝蓮諤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三十七

論語十九

子罕篇下

法語之言章

法語之言巽與之言巽謂巽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如有言遜于汝志纔處在不改不繹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端蒙

植說此章集注云法語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内多慾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集注云巽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論太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先生因曰集注中

舉楊氏說亦好植

三軍可奪帥章

志若可奪則如三軍之帥被人奪了做官奪人志志執得定故不可奪執不牢也被物欲奪去志真箇是不可奪泳

衣敝縕袍章

衣敝縕袍是裏面夾衣有綿作胎底義剛

衣敝縕袍也有一等人資質自不愛者然如此人亦難

得泳

先生曰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已之無呂氏之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僩

問子路終身誦之曰是自有一般人着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不管者子路自是不把這般當事僩問子路却是能克治如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曰子路自是恁地人有好物事猶要與衆人共用了上蔡論語中說管仲小器處一段極好僩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顔淵處蓋此便是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

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

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

之要常如此便别無長進矣又問呂氏貧與富交強

者必忮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

裏妬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僴

謝教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

是以大勢恁地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凡十分好底事纔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淳

道怕擔了何足以臧○可學

知者不惑章

知者不惑真見得分曉故不惑泳

道夫問仁者不憂曰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来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所謂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憂之有 驤

仁者不憂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 泳

或問仁者不憂但不憂似亦未是仁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日間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 義剛

陳仲亨說仁者不憂云此非仁體只是說夫子之事先

生曰如何又生出這一項情節恁地則那兩句也須恁地添一說始得這只是統說仁者便是不憂義剛

勇者不懼氣足以助道義故不懼故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泳

或問勇者不懼舉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說曰明理固是能勇然便接那不懼未得蓋爭一節在所以聖人曰勇者不懼燾

李閎祖問論語所說勇者不懼處作有主則不懼恐有主字明勇字不出曰也覺見是如此多是一時間下字未穩又且恁地備員去因云前輩言解經命字為難近人解經亦間有好處但是下語親切說得分曉若前輩所說或有不大故分曉處亦不好如近來耿氏說易女子貞不字伊川說作字育之字耿氏說作許嫁笄而字之字言女子貞不字者謂其未許嫁也却與昏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又云伊川易亦有

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刺史郡守豈可以此説某謂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是責難於君之時必以危言鯁論恐動其君而益之雖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而通又非忠以益於君也卓

行夫説仁者不憂一章曰勇者不懼勇是一箇果勇必行之意説不懼也易見知者不惑知是一箇分辨不

亂之意說不惑也易見惟是仁如何會不憂這須思之行夫云仁者順理故不憂若只順這道理做去自是無憂曰意思也是如此更須細思之久之行夫復云云曰畢竟也說得麄仁者所以無憂者止緣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看是甚麼事來不問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副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不是方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不是方去恁地做賀孫○恪錄別出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莫只是無私否方子録云或曰仁者無私心故樂天而不憂曰固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方得楊至之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是貌說洪慶問先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方子録云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恪録一作仁者心與理一心純是這道理看甚麼事來自有這道理在處置他自不煩惱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

遇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僩錄一作今人有這事却無這理便處置不來所以憂○從周錄云人所以有憂者只是處未得○僩

方毅父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慾者然去私慾必先明理無私慾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錄○時舉少異

先生說知者不惑章惟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植

問知者不惑章曰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

不得蓋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説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没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塗而廢燕

或問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何以與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為學者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末

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銖

或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或曰勇於義是義理之勇如孟施舍北宮黝皆血氣之勇人傑問云或曰勇是勇於義或是武勇之

勇曰大槩統言之如孟施舍北宮黝皆血氣之勇

曰三者也須窮理克復方得只如此說不濟事去僞

問知者不惑集注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終之看此三句恐知是致知格物仁是存養勇是克治之功先生首肯曰是勇是持守堅固問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知都是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三行都是仁好學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三近都是勇[tag]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可學]

問可與適道章曰這箇只說世人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可與適道底未必便可與立可與立底未必便可與權學時須便教可適道適道便更教立去

立便須教權去 植

或問可與立是如嫂叔不通問可與權是嫂溺援之以手曰然 燾

問權地位如何曰大賢已上 可學

權是稱量教子細著 閎祖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僩

經自經權自權但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如湯武事伊周事嫂溺則援事常如風和日暖固好變如迅雷烈風若無迅雷烈風則都旱了不可以為常泳

蘇宜久問可與權曰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物事畢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恁地做方好植○時舉同

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僩

先生因說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蔕時便要去他反為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

緩急深淺始得或言本朝人才過於漢唐而治效不及者緣漢唐不去攻小人本朝專要去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說所謂内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亂恁地說不知何等議論永嘉學問專去利害上計較恐出此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 寓

叔重問程子云權者言秤錘之義也何物以為權義是

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剛者以為可誅性之寬者以為可恕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審不差欲其權量精審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審伊川常云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時舉

問經權之别曰經與權須還他中央有箇界分如程先

生說則無界分矣程先生權即經之說其意蓋恐人離了經然一滚來滚去則經與權都鶻突沒理會了又問權是秤錘也秤衡是經否曰這箇以物譬之難得親切久之曰稱得平不可增加些子是經到得物重衡昂移退是權依舊得平便是合道故反經亦須合道也燾

問經權曰權者乃是到這地頭道理合當恁地做故雖異於經而寔亦經也且如冬月便合着綿向火此是

經忽然一日暖則亦須使扇當風坐此便是權伊川謂權只是經意亦如此但說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却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但他說權遂謂反了經一向流於變詐則非矣義剛

用之問權也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亦不妨伊川以為權便是經某以為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為經如征伐視揖遜放廢視臣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賀孫

或問伊川云權即是經漢儒云反經合道其說如何曰伊川所說權是說這處合恁地做便是正理須是曉得他意漢儒語亦未十分有病但他意却是橫說一向不合道理胡做了人曰男女授受不親是常經合恁地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理合恁地但不是每常底道理了譬如冬月衣裘附火是常理也忽然天氣做熱便須衣夾揮扇然便不是每常底常理了公羊就宋人執祭仲處說得權又恠異了又曰經是已定

之權權是未定之經　義剛

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即是經何也曰某常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及經是權恐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問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經獨不宜乎　壯祖

問經權不同而程子云經即權也曰固是不同經是萬

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時多

又曰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賜

或問反經合道之說程先生不取乃云不必說權權即是經如何曰某常以為程先生不必如此說是多說了經者道之常也權者道之變也道是箇統體貫乎經與權如程先生之說則鶻突了所謂經衆人與學者皆能循之至於權則非聖賢不能行也燾

或有書来問經權先生曰程子固曰權即經也人須着

仔細看此項大段要仔細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也如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此是權也若日日時時用之則成甚世界了或云權莫是中否曰是此一時之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然舜禹之後六七百年方有湯湯之後又六七百年方有武王權也是難說故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到得可與權時節也是地位太煞高了也祖道

或問經與權之義曰公羊以反經合道為權伊川以為

非若平看反經亦未為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經不可易者湯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殺君周公之誅管蔡却是以弟殺兄豈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當恁地做雖然反經却自合道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則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經乎又曰合於權便是經在其中正甫謂權義舉而皇極立權義只相似曰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来對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所以謂義可以總

括得經權若可權義竝言如以兩字對一字當云經權舉乃可伊川曰惟義無對伊川所謂權便是經亦少分別須是分別經權自是兩物到得合於權便自與經無異如此說乃可恪

問可與立如何是立曰立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又問程子謂權只是經先生謂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是一定之理權則是隨事以取中既是中則與經不

異否曰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此是權也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字學者須當先理會這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小人君子則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底道理今人不去理會此却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不爾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

者但終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廣

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是下得是

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為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

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時舉

因論經權二字曰漢儒謂權者反經合道却是權與經全然相反伊川非之是矣然却又曰其實未嘗反經權與經又却是一箇略無分別恐如此又不得權固不離於經看可與立未可與權及孟子嫂溺援之以

手事毫釐之間亦當有辨文蔚曰經是常行之理權是適變處曰大綱說固是如此要就程子說中分別一箇異同須更精微文蔚曰權只是經之用且如秤衡有許多星兩一定而不可易權往來稱物使輕重恰好此便是經之用曰亦不權得大綱都是只爭些子伊川又云權是經所不及者此說方盡經只是一箇大綱權是那精微曲折處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經常之道如何動得其間有該不盡處須是

用權權即細密非見理大段精審不能識此可與立便是可與經却未可與權此見經權毫釐之間分別處莊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或曰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槩亦是如此但未知他將甚做大常文蔚○僩録别出

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曰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

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只是諸公心粗看不仔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至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所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

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又曰莊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便是

經權之別或曰恐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槩亦是如此只不知他把甚麼做大常人云事有緩急理有小大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僩問子莫執中程子之解經便是權則權字又似海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事事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亦有深淺也僩

問伊川謂權只是經如何曰程子說得却不活絡如漢儒之說權却自曉然曉得程子說底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他說底經權却鶻突了某之說非是異程子之說只是須與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且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天之氣變則冬日須着飲水夏日須着飲湯此是權也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使用得然却依前是常理只是不可數數用如舜不告而娶豈不是怪差事以孟子觀之那

時合如此處然使人人不告而娶豈不亂大倫所以不可常用賜○夔孫錄詳別出

問經權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行不得處冬日須飲水夏日則飲湯此是權也此又依前是經但經是可常之理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箇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因推說湯武事伊川說權却

是經却說得死了不活如某說非是異伊川說即是須為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權曉然在眼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底却鶻突了如大過卦說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某謂不須恁地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但云大過亦是常理則得因舉晉州蒲事云某舊不曉文定之意後以問其孫伯逢他言此處有意思但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君君無

道之說厲公信有罪但廢之可也欒書中行偃直殺之則不是然畢竟厲公有罪故難說出後必有曉此意者　夔孫

問可與立未可與權看來權字亦有兩樣伊川以權只是經蓋每日事事物物上稱量箇輕重處置此權也權而不離乎經也若論堯舜禪遜湯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權是所謂反經合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小大之異耳如堯舜之禪遜是遜與人遜一盆水也是遜

湯武放伐是爭爭一箇彈丸也是爭康節詩所謂唐虞玉帛煙光紫湯武干戈草色萋大小不同而已矣堯夫非是愛吟詩正此意也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却包得那箇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是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忽然一日大熱須著使扇這便是反經今須是

曉得孔子說又曉伊川之說方得若相把做一說如兩脚相併便行不得須還他是兩隻脚雖是兩隻依舊是脚又曰若不是大聖賢用權少間出入便易得走作僩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幷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論語下文偏其反

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為下截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說權便是變却那箇須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因知道伊川之說斷然經自是經權亦是經漢儒反經之說不是此說不可不知然細與權考其言亦

無害此說亦不可不知義字大自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過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法如此固是經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區處却變了常法恁地區處固是權若合當恁地亦是義當通其變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今云權義舉則義字下不得何故却是將義來當權不知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若以義對經恰似將一箇包兩物之物對着包

一物之物行夫云經便是權曰不是說經便是權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是雖反經而能合道却無背於經如人兩脚相似左脚自是左脚右脚自是右脚行時須一脚先一脚後相待而行方始行得不可將左脚便喚做右脚右脚便喚做左脚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

唐棣之華章

問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詩與今棠棣之詩別常音裳爾雅棣栘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常棣棣子如櫻桃可食自是兩般物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箇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来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初不與上面說權處是一段唐棣之華而下自是一段緣漢儒合上文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

而為反經合道所以錯了晉書於一處引偏字作翩反作平聲言其花有翩反飛動之意今無此詩不可考據故不可立為定說去偽

或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爾時舉

朱子語類卷三十七